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全六冊
六

13

3439

6

和二十六年九月三日
野村堅氏贈

野村堅氏贈

莊子因卷之六

三山林雲洛仲評述

自其道之妙。則人必不信。惟借他物以明之。而吾道之妙始顯。此非我之故。相為難。乃人之不能明其道之過也。年雖先于我。而無經緯。本末于胸中。則強以期頤之年。而為實。是非有前。若知先竟而為實也。人而無以先。夫大之。道則如也。往之陳迹。求之無所得。何足引重。

維篇寓言第二十七

惠所以發明天地之爭。物之遷。明道之重。吾不詳。堅。其也。事。備。人。高。士。之。言。制。其。蓋。道。之。言。不。可。不。動。故。年。居。其。也。危。言。和。以。天。倪。如。韓。昌。黎。其。為。無。笑。駭。難。之。蓋。所。遇。皆。此。種。難。解。不。堪。之。人。此。之。正。言。莊。論。放。且。不。知。何。物。不。堪。之。言。以。不。近。人。情。惟。其。之。為。戲。則。放。或。轉。思。徐。情。我。之。得。以。自。娛。則。之。目。出。者。來。則。感。之。不。可。勝。期。也。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危言。且。和。以。天。倪。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與直言。何。自己批謔。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來。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己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危言日出調我
之天機以爲消
遣者非欲以此
統一衆論蓋統
一衆論惟不言
始能齊之人欲
齊物而以言則
不齊人有言而
我與之齊則亦
不齊矣故我所
謂無言者非言
亦無言也蓋危
言之出如飛鳥
之影過而不留
故能如此終身
言而吾之真未
嘗吐露是未嘗
言也終身皆爲

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爲是非故因
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所以
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者艾爲重非以年也蓋
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
年不過爲陳久之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
人已何足重哉
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
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理本自齊若以言
齊之不若不言而
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箝其口之謂也不有自也而可有
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
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此無言之言吾
之真未嘗存
于其中是未嘗
不言也孰得其
久正解窮其方
物皆種變之五
行以水繼水以
火繼火豈能相
傳得下故必危
言之不可不然
不然而後可惜
以消遣歲月也
倫理也循環無
間則無往不可
而成其爲暢然
和適之天均天
均天倪之已和
者惠子生平專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
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天下之不可不然皆本
於我之自爲而物各有所以然
各有所可無不以爲然以爲可矣若非萬物皆種也以不
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
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已
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爲天倪之
解借物理而言之以見淮南引不同形相禪曰此精神之所以能變復于道也
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
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與則陽篇內蘧
伯玉一段同意
引此正見是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勤志好學而不息
服知從事於知也
非之無定處

以強辨為是未
嘗有回頭認錯
之時故莊子言
孔子大聖猶有
昨非今是之進
境所以便嚴惠
子使不執堅白
以自終也惠子
不能自省因謂
孔子之所以為
此者殆勵志而
行其知故曰就
月將如此謝之
謝亦有為之迹
也孔子之言止
于復矣以生若
惠子而知此豈
宜于道與之見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
言物之自然非勤志服知之故乃謝去所志所知而隨時任
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
言見之而當法才猶孟子天之降才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
而當法物復其靈性以有其生則鳴當律而言當法固有
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至
合之者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
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
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
彼乎盡立對立也乃能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與之對立以
言引此以明末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
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天賦之形而鳴
堅白以傷其生
哉鳴而當律二
句不言則已言
必有中孔子之
施能此則亦不
妨言也盡述也
被指孔子言已
不及孔子所以
抑惠施而使之
反求也嘗子仕
而後化則非居
業之進境再化
則非日俱之學
問此亦因前段
化字而類記之
者懸如懸解之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
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
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釋其悲見其心之無累也
以有哀乎彼視三金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
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
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鸛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
○此段疑應
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
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年而物五

懸哀樂入之則有所懸第子疑其因親而哀樂故謂之無所懸身外之物任其飛來飛去而已無與焉豈復知其多少也哉無我通無彼物有所見來有所得鬼入無方天成無為不知死生無有大妙無名生前有焉則死後精氣不泯而相天蓋以既死而為鬼神有自而人也若為生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三句在存主處見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子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生有為死也勸公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末俱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以適惡乎其所以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地有耳目聞見之所及如禹貢圖經是也此

人陽射則何旋勸公乎正解大妙之人無所不通而相天造物不比尋常有為之人直至死而方能勸公也歷救寒暑春秋也人據物類消長也且不能指其相天造物之迹在于何所而其理則默存乎其申朱註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十一字中諸本勸公二字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莫知其所終若之何之間其所以然之理將何處求之耶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命則終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理求之於鬼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不勝其然乎四有見有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叟叟與衆字相呼應稍問猶云末論也予有而不知

屬下句沈註相勸於公事也如子死孝臣死忠是也真知其所終謂不意此物之終而忽終是分明有命之者莫知其始謂起頭不知其然而然極屬無謂是將來無命之者此根地有人據而言之以爲無鬼神則寒暑春秋相忘而不爽矣以爲有鬼神則或逆行而不忌矣此根天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蜩甲蛇蛻雖附於形。何有其質。影則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聚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形亦不能自主。尚爲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將不爲彼之所待乎。是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有無數而言之造化之迹。盡乎歷數人據。今皆不可知。則大妙之人。默存乎中者。非言可得而聲矣。強陽謂不意其往來而忽焉。往來是無有中。之有不可定數。故無可置問。此正與俯仰等之問相忘。

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敬問可教之。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仰目。盱。張目。皆故也。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視上於面而近傲。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賤。全此意。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老子。陽子居楚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爲廣重。

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如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人在人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人

之天。故安其所安。卽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上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衆人所以多兵而乖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爲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入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徵。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烏爲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撮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謔。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鍾惺曰。多與呂氏春秋同。夫呂氏春秋。雖有變莊列者。然不脫於此篇。獨變之多。且氣格淺弱。與莊文不類。幽憂。其不得清幽。高誘曰。幽憂猶隱憂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舜以天下讓而斷論亦無異。文情振而不變。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

貴生篇

循本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

捲同卷如賈捐之味死竭卷誠惻之意徒言葆力則不葆其神可知矣

審名篇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溪山莫知其處此隨在而自足者無所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此不言之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為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大王亶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謂戰鬪而殺人之父兄也

風有富貴不繼之以傷其身

爾雅云南戴日為丹穴強出之而薰之以艾薰如三薰三沐之薰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此所用養地也言去其國以尊生段未以世人對看作斷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常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

廢斷也。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主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火王直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不必然。而攫之者必作斷而去之說。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

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知輕重者。知身傷生以爭之者。不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為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乎。何緒餘土苴之

褚註聽者多有字
治身治富是持
土苴土苴也

凡聖之聖行

所以之往而不傷生也。所以為而不傷生也。

重官氏春秋作珠。

君之于民周之可受但使官遺之粟則不可耳。

不同。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列子註。君以不用賢人為過。

知我則不待如此窮困矣。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獵狗而殺子陽。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若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

韓詩外傳作商
人欲見於君者
必有大獻重宝
然後得見
又曰遂不受命
入于閭中

焦註司馬本三
旌作三建云諸
侯之三卿皆執
圭者

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
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兵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
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
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
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
鐘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
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

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左爲
高義也○文亦頗類國策

茨積也寧不治
故所積皆生草
也以蓬爲牆者
有二室也
軒車高大故巷
不能容也
或曰基冠師古
云卽今之樺皮
非冠者
又曰希世顧世
譽也一說其喻
通
學以爲人所學
者皆以適人之
適也教以爲己
所行皆以求
富貴利達也
腫陰創錯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
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糾
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
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
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
仁義之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此言有道者重在
學而輕在貧也

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

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美乃爾。

言不能自見。則且從心所欲。然得能神無惡乎。惡如世說。轉作惡。數日之惡。神惡猶急。中不快。有意于隱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而利可輕。其心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藉復藉也。
陸註藉謂陳蔡

通雅則然倫然
即蕭然於然即
慨然然於然
字轉凡曰
此則音氣古从
之从允允互
通
司馬曰共伯名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圖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
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
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
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
而弦歌子路忤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和修其好賢
周房之難諸侯
請為天子即位
十四年大旱屋
焚之曰房王
為崇君公乃立
宣王共伯復歸
平宗
許由共伯表嘗
有窮通也引之
何焉
不若是而已猶
云若是而已也

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
伯得乎丘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篇首至
此共十五段。其中所引太約俱輕外重內之
意。強半於段末用斷語調既庸俗意亦重複讀之令人生
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
後始有之。今乃指為
莊子手筆豈不笑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
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
為辱也。但遊世本以
重生既投淵矣其意
欲何為乎死得無謂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

阻兵須強力殺
君須忍垢

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此言爭讓均為辱行，有道者所不忍聞也。○死得無謂。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死得無謂。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盟，本可詫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入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

祈喜，禱求所好之華也。
人樂此政則行此政，人樂此治則行此治。

並伴同典此人
同也塗汚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北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爲不義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闔至孔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議。但自北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殉名慕高爲尙矣。攷寓言篇言申徒狄因以踣河。蓋病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牴牾。一曲之士妄竄奇說。焉有不爲識者所破。

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語。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餽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言一見於墓下而望其履也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爲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餽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墓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謂路，備極醜態，把夫子說壞了。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上中下三等果以此為定論乎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而出矣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遺德猶遺跡也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夫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現成隙地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

如見擊太古象

立群臣異位于群臣也然亦費解矣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曰後世絕滅。斷無此理。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

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

命
人惟乞者不惜
流之于水也

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王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尸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

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

○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之信之矣又曰卒爲天下笑

兩語一氣而下亦不照應如此

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

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

○又竊戰國策唾餘據人欲以擬莊冤哉爲莊也

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數語似

爲近理但以聲色等項欲養壽全真豈可得哉

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操有時

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
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
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
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容夫子驚懼失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意處醜絕惡絕。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
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
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陸註言何不循
行以爲名利之
媒乎。蓋人無行
不信。不信事則
名從何來。利從
何得。故現之名
計之利。而人事
之宜真在是也。
若奔名利而
反之于心以自
害。則夫士之爲
行也。豈真有見
于義理之當然
而不可一日不
爲乎。分明是爲
名利而脩行也。
蓋子張務外故
所見若此。苟得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爲是。邪。以盜跖爲是。
邪。吾請曲爲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爲盜跖折腰。則
聖知誠不可恃。以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解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
不在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耻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無耻而信。成個何
等人物。津津言之。不置。羞殺恨殺。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
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聚之人也。汝行如桀

則以爲名利者不在於此。而見得無往。往多信者。取頭信。謂以然。諸取信。于以若奔名。與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爲行也。豈真一無所爲而抱其天乎。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

美尾叶韻

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後世莫不如此。然後世不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俗所謂溷得出。便是英雄也。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五倫四方上下

或曰。每日也。或曰。學之誤。將然之辭。張本作皆。謂小人狗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兩人不相服。故訟於無約。而請決也。無約。人名。曰。小人狗財。君子狗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徇其所不爲。則一也。數語類駢。每篇藏殺之。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勝子作申子
謂生也臣子
事見孝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
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比干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未只言為名之非益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沈註知和云二
者言此人自以
為絕俗過高之
士其安金無道
理所以覽古今
非是非者不過
世俗之變化弄
其至富至貴以
務此其於養生
不亦遠乎
或曰註疑有脫
陸註知和言此
幸名利之人自
以為與我同時
而生同鄉而如
者皆不義者我
必絕俗過世之
士矣而察其胸

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不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
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此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
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

中全無主意不
過能覽古今之
成敗知是非之
分別而已此等
無頭學問自口
耳聞見來胸中
有甚主張

陸註天下之人
莫不似我之貪
著然亦未見其
有超然而純粹
者

而不知所以為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
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
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
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
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
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
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
之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
以吉居一而凶悔各居二也。不知大易

楊升庵曰：馮者，憤二滿也。按：馮音如馮河之馮。富人積資，如負重然，既已難矣，又行而上，尤其難矣。或曰：猶心憑而未據之憑，使同映二溺，皆須憑氣以言富。貴之人，身已肥，沃諸事艱難，軀既肥沃，則須勇靠。
言暫避人之說，賢而據而不肯舍此也。不知何，雖禱求之意，憂

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昧者不肯打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二語倒說，盡平陂往復之理。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篴簫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音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節，其氣憤畜，不通吞咽，曰：彼溺遺尿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火土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胖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戚而禱求也。或曰：戚醮，憂也。

或曰：單下脫慮。

繚意，三申曲繚，繞也。絕，寧為死也。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匪疏軒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貧吏苦富之句。苦貧，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繚猶繞也。○此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為盜賊。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頗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和闢無足之非。微爲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鍾惺曰。事與辭

俱非莊。只是

戰國策士游談

正典。說及幸

臣論相似。然氣

格視被二篇更

爲淺薄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惺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曼胡粗纓無文理也

不多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其以身殉人矣又
此語意從國策中說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
平原君一段竊來○自薦自譽竟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
士皆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
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
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而從劍服衛玉自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郭本曰上有王字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問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劍者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十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
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鍾惺曰此處須得一麗語形容方是匠手却乃聊止結束所以但覺淺弱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朱註稱王居曰殿非戰國時之名也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就劍上翻弄三段人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

皆服斃其處也。

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深意筆力膚淺爲時手賈作

無疑。

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主
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爲人作說客邪其就劍上發出
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
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
而盡者卽非佳文莊子爲此又何以爲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李云交俱也一本作皎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
禦冠篇云敦杖屨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曲終
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
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文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未段層層發此義。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一再拜禮已多矣。丘必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微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

言善否皆客之
而惟煩之所適
則偷拔之也煩
適即頓指之意

用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
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
而擅飭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未且人之難矣
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
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
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
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入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
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八疵四患看來俱是僉王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孔子歔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三再拜禮太煩矣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
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
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

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足以不朽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

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而生厭矣此時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懣頭陀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膺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得不於此處用力點綴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

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
竟截然如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兩人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
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
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爲夫子今漁父杖屨
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
夫子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
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

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
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如此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
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
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
便解不去矣。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
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
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食于十餐而五
餐先饋言有十
餐則以五餐先
饋于已同食餐
者不能相並
內誠二句言胸
中之所與得者
疑結而不解疑
故此形如問謀
然偶出而露其
光耀故為人所
見也內誠成光
之本不鮮形課
之由光耀外露
則人敬已甚乎
貴老之人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偽方為聖
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入疵四患中賢之士亦
已既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
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知孔子何等人則為漫然套談
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淡
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
丘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沈註使人移所
以貴老三者
以事我雖曰敬
我實禍我也
權量度也權輕
不其用其量度
也惟利薄故權
輕若本錢既大
則心計轉繁矣
或曰列子作無
多餘之贏當是
之第能觀而不
能改則其出
同或曰汝其居
矣已若有出則
人將從汝李本
作已
不言之教較形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
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而五餐先饋
漿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漿之家者有十而五伯昏瞀
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鮮形謀成光在內
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以外鎮人心使人
動便倖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
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醢醢也貴有爵者老有齒者整猶
所以致患也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
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

謀成光者自見
被執此化
已矣言不消矣
茶了隱食須
使人無保便為
良藥或解為不
可救藥未是
焉用何用保之
之人感豫四句
言感而使人悅
豫由汝之出其
所異以動入故
也人既有所豫
則汝豈能一無
所感乎若有所
感而搖汝本來
之真性此種喪
已狗物甚無謂

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身勞知盡
倦勤如此使其見我必將委國而授之以政則我伯昏瞀
亦身勞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瞀
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汝既善於自省矣但
處己如此而不求更進則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音頓
人將附汝而不能却之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音頓
也屨滿來其家者眾也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音頓
謂柱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皺音頓立有間不言而出以入保
也○描寫入神儼然在目
見其不賓者以告列子賓損列子提屨蹠而走暨乎門於
足教也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魯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
不及也暨及也病不可
以藥救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只舉前語作一

也史張養傳使
者多進熟于
天子其言如
成熟也孰字如
此解既與小言
相聞又以見習
熟而真能寬知
不成儒可知
病根在己有
異于人故使弟
墨而欲明其儒
業之成也
而指其父也怨
其父故如此稱
之所謂賤其親
也言何不視汝
之佳兒已致千
墓木之拱矣

詎據輕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
挑冷雋用之畢竟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感豫
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人
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與汝遊
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
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
韻句搖曳出之奇絕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飽食而遨遊沉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
此解○此言所以鍾惺曰語收有雅致而腴鍊法最可欽
使人無保之法循本孰誰何也相聞之謂言真有能覺悟者何取其為相聞也

此正說緩之不
足以食報故使
弟墨而殺其親
策伯觀之未有
不隨家就重者
有德者即安其
天而不分彼我
矣衆人皆指緩
說爲儒正宜開
墨而後使其弟
墨子不宜怨
父而緩指其父
爲而安其所
不安也河潤沃
及則力于儒
素位而可矣
今欲使弟墨以
表異自殺傷其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
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使其弟
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學相雄長。
其父助墨而絀儒。緩以弟之學係已。所使。其父夢之曰。使
又以已之學爲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
而子爲墨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實矣。緩旣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爲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乎。閻胡皆訓何夢中諄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性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爲墨者。亦本有爲墨之根氣。故爲墨而墨成耳。

父心已死而見
豐是不安其所
安也或曰閻尹
子聞道之後有
所爲有所執者
所以之人無所
爲無所執者所
以之天
不言即是爲已
工夫層龍技成
喻勸破變化不
測之域聖人于
不可必者亦視爲
不可必故胸中
無爭奪衆人于
不可必者亦欲
必之故胸中有
爭奪苟貴後文

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拌也。夫指緩也。緩以已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爲已。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爲已私。而至於相爭鬪邪。齊人。卽齊民。猶云衆人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矜其已之所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傷矣。自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言之。則涉於有心。古之人

也。學問問也。塞好爲艱難。淺無益之學。惟至人爲能行道。生小夫之精神。已爲此則迷惑于字宙。而不知從何處下手。累乎形而不知太初。在于何所。太一。提提調和之意。與兼濟一。例講形虛。三。笑也。與道物。例講聚精會神。而歸之于未始。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段朱平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根上段天人字。發出議論。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千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聖人以必得兔忘蹄之意也。○此以爲知道勿言之喻。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以必不必。謂有者亦無之。以不必必。謂無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所用其巧。句反覆言之。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寒淺。苞苴以遺竿牘。小知所拘也。○敝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不行。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夫之知爲然。邪言之不能無。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

有始。而其其無何有之鄉。故其精神之運轉。如水之流于無形之地。即其幾洩而爲兼濟。太一亦在于太清之所。而非沈濁汚穢。故爲指小夫之知。毫毛苞苴竿牘也。太寧。甘冥于無何有之鄉也。甘冥。所謂黑甜也。羽不須飾。三。已文矣。而又畫之。則文之過也。非愛之以天而。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修。物之故。以兼濟道物矣。爲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一形虛矣。太一。即太初。爲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生不息者也。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太對看。其冥。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之用。心。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寒淺如此。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轆轤之擾者。通雅。謂太字。行財用錢。王寶龜。龜字。爲。即也。小知之役。後至人。以爲可憐。惑者。淮南。其與。實之。而。實。之。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

受之以私心非幸之以天而幸之以吾神此皆忍性之害
鍾惺曰與子如字子頗聞自謂言仲尼果宜於汝共我相顧指平出於說則可若認真則恐非宜古商賈不與士齒今施而不忌則有相市意其係士也而齒之然人之神終不欲齒
示民者非偷安

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才何反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利只得如此虐虐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頗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痔為榮矣。○文非莊更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植幹猶云曰殆哉圾乎。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棟梁也。曰殆哉圾乎。也。危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從事華辭以支為旨。言為美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且夕也故欲為後世慮者莫如休而不治難治也輕習一句不屬于前不麗于後善治則必期其效故為施而不忌與天之布化不同夫所謂施不忌之不可者以其似商賈之念三不忌所出之入也太商賈不掛人之齒頰或以爭而偶掛人之齒頰其人之真神終不以齒也詎之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其自然之性而不自知其無實也。以上民能言其學之執着於胸中而不彼宜汝與子願與誤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世慮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能相忘視天之普被萬物而無心者則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私心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令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讀書人太生分別也。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桎梏。動謂心之搖作，過謂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惟也。○自難治句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爲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執揭面皮矣。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也。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有順懷而達，順，與懷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縵，堅，堅持也。縵，纏繞也。有緩而鈇，緩，和緩。鈇，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言惟人之難知，故嘗有就義之人，卽爲棄義之人也。故君○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徵，驗也。○卑言不肖而不待試而後見也。○言賢者蓋世間真正豪傑。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爲法也。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錡，再命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而夫，猶言而人。外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則莫大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

最焉者也。鍾惺曰：中是子莫之。中最難有。故。為凶首。形字若。作刑字解。如天。之戮民意。則知。慧勇動仁。爰作。六府亦少通。緣物循物。則不。自主張。優快。與。偃仰。同。猶。俯仰。而不得罪人。也。困窮而畏其。不如人。三者皆。生于憂患之事。故達可必外通。隨無涯殆之府。勇動爭奪。怨之。

為德。非真德也。及後心於冒昧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本於此。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叱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為所為。而貴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心有曉者。○承上言德。有心之害。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決而言之也。府。猶藏也。美髯長太壯。驪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蓋未免恃壯取敗也。緣循優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緣循不能自立之貌。優快。隨起隨敢。自比於人也。三必之知慧外通。以無涯。傷其內也。勇動達亦謙受益之理也。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情。則造多怨。仁義多貴。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情。則造。

府仁義。先王之。遽廬也。觀而多。貴爭之府也。此。三者人所必有。而不可開其寶。也。肖貌散也。太。小知而大知。明。也。隨者。其生也。天行。遭者。得時。則駕此三者。亦。人所有。而直達。而由之者也。致。曰。遭命。關尹子。三命之一。奚散。纖毫。不漏。俱為所食也。或曰。維蕭蕭。葉。也。障魚曰。槎頭。

於實際。倏然而大解矣。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此一府最為上乘。達於知者。肖。踐形。惟肖矣。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驕稱。謂見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碎之。光彩。恐為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微。言得禍。今宋國之淡。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非小也。

障蟹曰蟹斷其都記曰江濱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扃業陸龜蒙蟹志漁者縛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徒初生蟹將死而相友乘化歸空委而任之可也奪身苦以與蟻蟻則未商確治之金天現魄尚隨其所之而況此真腐之物歟將死之言止此不平承上偏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駟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有不亡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喻同旨。太史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不說葬具無用。倒說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葬具已有意致絕佳。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字中言之明者見外物而為之使，神者見而置之故勝明知奔餘而欲厚葬是為之使也。若神之所安，則純任自然而已。愚者以其所見而助于人，為則其功外馳，而真神亦喪矣。豈得為明乎？或曰：人疑神之誤。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烏鳶螻蟻，均不免於食，則凡筆能之矣。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
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
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為功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之以發。
正論。

蘇子瞻作莊子祠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天下第三十三
朱註天下篇
取篇首二字為
名實則該括萬
物之美余直以
為南華經之後
序出於學莊之
學者非莊子作
也開口曰方稱
曰有為正是斷
案此說與林西
仲同
鍾惺曰司馬公
六家要指劉子
駁七略皆本此
為不可加矣伏
下得一篇以自
好及進而不及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
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
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
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
莊自為之甚矣讀書之難言也

之意道術無乎
不在但治之者
不能無偏全
神如雜帝降神
之神明如昊天
曰明之明聖
德也至道也
神何自而降乎
明何自而出乎
聖必有所由生
也至必有所由
成也四句皆設
問之辭皆原於
一名星異而其
發源初非有二
也神降明出先
天之道術天人
以下歸之也聖

維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
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
包伏脉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一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發言道術之極也聖王即下
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
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
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
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能到天神至聖地位者

生王成後天之
道術聖人以下
跡之也一字為
後發字伏脉
分表驗決之故
事物之來皆如
數一二三四者
毫無所難養民
之理此是宋度
然皆道術之所
有者惟其備於
身故能廣運

沈註天下大亂

也。以上俱就治心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
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
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
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
藏以恤災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
道古之人其備乎。頓句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
本末俱舉之意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
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以下所謂所惡
乎分者是也
鍾惺曰一察二
字聯猶云一察
其道不明也一
察一偏之見也
判天地之美三
句知之也真能
備于天地之美
二句不能行也
稱神明之容即
上所謂配神明
也一曲之士固
不能備賢知之
實又中道而廢
所以起下闇而
不明也內聖外
王蓋之則聖德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
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天
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
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
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
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
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
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

發之則王道
廢也。費也。曜
耀也。矯如矯枉
過直之矯。此種
道術已屬不正
而墨子為之過
于其道。止則順
其道而無所改
更。
沈註太循太拘

○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不侈於後
人之全。道術所以分而不一。以起下文數段。不侈於後
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以繩墨自矯
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
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己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太甚也。二句是
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矯。一句已之大循。承不侈於後世三句。
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關其道。不怒
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關
以關為非也。不怒言。但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黃
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
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

沈註墨子之道
墨盛行未敗
殺如殺餘之殺
或曰殺字見史
李斯傳墨監斯
之養不殺於此
萬于天下不金
時宜也。為道而
至于不可行于
天下。則於外王
之道遠

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
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
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
毀古之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
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
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觥。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
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
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
情耳。觥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

九場同

跋木屐也。躋州
履也。服事也。

誦墨子之言而
信誦于墨子也

不可。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
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
雜天下之川。索相一作橐耜。九雜糾合錯雜。腓無胈，脰無
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蹣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
子稱道之
言而斷其所為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鄒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為別墨之主也

相進而已矣。持
此而行之也。
此之最治之末
也。
鍾惺曰：可免於
亂，然未至於治
沈註謂亂之易
而治之難也。
鍾惺曰：累與節
相反，苟與伎相
反。

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
道文自成一家
也。相訾相應，所以為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
成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
教，又有不同。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來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
其身而不忍舍。此好之篤也。才士而
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
五百餘言，層層駁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韓退
之爭臣論，蘇子瞻范增論，皆
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或曰方言秦晉之郊謂熟曰肅內則肅肅謂肅說為而集韻作肅肅龍龜作肅分其等差而寬以國之也心本無可方物而今強為之形容心本無可名言而今強名為心之肅如下文以肅合飲鉅文便謂是心之肅行也人雖不歡而強欲禁之熟如物不能熟而強合以養之也置以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苟不枝故以禁攻寢兵為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奉又薄以示其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苟不枝故以禁攻寢兵為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奉又薄以示其心之無他也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有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肅合驪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其言心之容也乃名之曰心之為行所以肅合驪調海內者也人當推之以為主而用之耳肅者熟也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攻寢兵之實人雖厭之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二句是斷語忽掉中間作過

為至置心之汗以爲至也固置二字頓住另有妙美言必欲用其道則五升之飯足矣他無所用不以身假物根不累不飾來明無益于天下之學也朱註假物猶物也沈註借使之借因傲者註云此句頗難解唯郭註近之因傲猶謀跡也謂奉曠不切事情

脈有蜂腰馬跡之妙又於上段格調一變此古人下筆有神非今人所知也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活亦以傲乎今日救世之士端以自私自利者此即白心之言○此七句指情欲寡淺之實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詰然而止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然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無有主持也趣物而不兩隨事而趨不生兩意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一經達則不
能編及有可教
者則必有不可
教者故不至
冷則灰心而可
起念汰則淪落
而不求用道作
道言無論知與
不知皆持遠之
若待知而近之
則傷之矣正於
物無損其之俱
進意謹詳人皆
曰知而我不知
為知者何以故
將薄夫知實開
之發鑿而陷於
傷者也蓋亦智

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遠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熱汰則不擾若較量于
道理之中以為有知與不知焉音義果或與語之輔謏骸無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全
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謏忍耻也

意謏骸俠邪也
無任不任事也
無行脫略不為
行檢也全一身
也或曰道雅謏
言謏諧也骸言
多骸輓之滑也
輓與到通輓斷
謂強毀圭角
慎到之道如此
是直以土塊易
不失道矣
鍾惺曰三人慎
單叙詳彭田合
叙略
鍾然以意余之
當是偶然過物
之意前所謂決

骸獨行也推之拍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推而後行曳
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音義果或與語之輔
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墜全而無非動
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
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
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夫塊不失
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
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道非死
人而何故豪傑笑之徒得怪訝而已借他
格調又變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

然無至下而不
使入見而觀之
亦此意也然同
軌無圭角也
或曰通雅錢註
音聞今無錢字
即是闕字古文
作闕闕也唐人
用然然是也鍾
惺曰已無居物
自着於鏡景親
在已形物二句
是不毀物動
靜三句是主
太一初乎以下
四句是常無有
沈註老子曰常
無欲以觀其妙

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斷音聞斷也其
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是不
不免於有意而斷絕之也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
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樂乎皆嘗有聞者也
樂常有聞言皆有聞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于道亦節取之意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
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即物視以濡
物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
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易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無居不先藏
此以待彼寂

常有欲以觀其
教常無者其空
常有者妙有二
無相生真常不
變蓋有無二者
猶不免於對峙
混而為一所謂
錫二其一中
有精故曰主之
以太一以上皆
謂道體也無居
猶言無心
鍾惺曰西有餘
句法詩文王有
戶通駿有聲笑
巧數句是常無
有貌挫數句是
主太一至極數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
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一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
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
濡弱謙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為表者徐而不費舒緩而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不表者也笑巧笑
人之巧者也○此言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者此又言以濡弱以淡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
謙下為表之故矣此又言以空虛不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削
削也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
道之極也咏歎出之格調

句是不毀万物。
万物列而無
所歸向。申上何
之何適之意。端
起。如崖。在。處。儻
儻。如。奇。數。之。奇。
天下沈淪。故反
以此為急務。
真。矣。也。中。有。笑
理。而。不。可。以。為
戲。也。廣。大。也。道
無。不。在。故。隨。物
以。寓。言。也。瑣。瑣
則。易。於。驚。世。歟
俗。達。行。則。死。轉
而。入。情。入。理。故
無。傷。參。差。則。易

又。芴。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不。能。指。一。而。歸。之。也。
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觴。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以。天。下。本。於。正。又。不。自。見。其。畸。異。也。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瑣。瑣。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
詭。可。觀。連。行。宛。轉。貌。詼。詭。奇。幻。也。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于。雜。亂。無。章。詼
詭。則。滑。登。而。變
為。百。出。故。可。觀
或。曰。章。辭。詼。詭
自。儻。言。歡。字
通。用。本。三。源。也
宗。如。宗。之。宗
言。大。要。皆。如。太
和。元。氣。之。調。適
而。上。達。於。天。也
鏡。作。蛻。如。蟬。蛻
之。蛻。遇。變。化。而
忘。隨。物。理。而。解
而。其。理。皆。不。理
則。將。疑。其。有。所
脫。化。而。來。不。蛻
則。茫。昧。而。不。可
及。其。道。矣。若。論

見。搜。索。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枯。腸。也。
於。本。也。弘。大。而。辟。漠。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
矣。稠。適。即。調。適。上。遂。上。而。自。遂。至。於。宗。也。五。句。總。言。其。充。實。之。意。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茫。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茫。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惠。莊。子。自。言。郭。子。佐。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多。方。舛。駁。而。不。一。也。麻。物。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謂。屢。指。物。而。言。之。也。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衡私為帳秘即有所說而來者矣

沈註言天下止知數起於一而不知有太一有起數向小處來謂之太一從至小處起數向大處去謂之小一

左中左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辯者其理不可致詰也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二白狗黑

沈註厚薄是厚薄大小是大小不可便謂厚大為一類薄小為一類故有薄不可積者其大可以千里如日月之光滿天下而不可積春氣動則蒼波青草滿天下而不可積是也天與地界山與澤平地上皆天故雲霧霜雪風雷生焉山上有水故草木生溪澗流龍魚遊焉居西者呼為中居東者呼為是人今日之生生則昨日之生死也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與小同殊者破壞大同之體止可謂之小同異惟萬物畢同畢異者左謂之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天實無窮而地實有窮也不足東南則謂之窮矣今日適越形則今日適神已昔日至連環可解環之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兩環貫空各自通轉非解而何日月之行竟無停迹二十八宿日夜旋轉誰為天下之中皆謂之中可又曰越不見燕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中如中庭月色寧分比隣哉萬物皆我所當愛也天地亦我氣相屬也林註卵有毛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沈註雞三足蓋雞以兩足行而不著於地此必復有一足矣如梯兩足則著地而不行矣郢有天下燕北越南皆為天下之中則謂郢有天下

亦可。羅註：犬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為羊，則人必呼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林註：子者，蟻也。蟻之始生，曰蟻斗，有尾，長而尾落，安得不謂之有尾？陸註：寒熱皆人之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山不出口，而空谷何以傳聲？沈註：輪不輾地，輾地則膠而不行矣。惟不輾地，故能行。目不視，指不至，即公子牟言。疏：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盡體空，目不能見之也。或曰：世說客問樂令，指不至，指無端。樂不答，直以麈尾柄確几。曰：至。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那得去？至不絕矣。四字，恐註文。林註：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令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沈註：長於蛇，故能制蛇。否則為蛇所制。矩之象，一縱一橫，曷嘗方？惟規亦然。本無圓相，況為方圓者而也？規矩豈能為之哉？鑿之孔，小大定矣。若先有柄而圍之者，可謂圍柄也。呂註：非鑿圍柄，而柄自入之。沈註：公子牟曰：有影不移，說在改也。蓋形自動，爾何與影事？陸註：不至其地，不可謂之行。不實其的，不可謂之止。羅註：狗犬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謂之狗。狗犬同實異名，名實離合，彼此名異也。

林註：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沈註：黃馬驢牛三公子牟曰：形名寓也。馬也，牛也，色也是之謂也。三白狗黑不見則黑，白與物一色而時有不見，稱黑可矣。公子牟曰：孤號未嘗有母，非孤號也。小馬有母者謂之號，無母安得稱號乎？一尺之種，今日取上者。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圍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言大而無垠。施存雄而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明日取下半上
下循環何竭之
有
夫惠施而充之
以一猶可為也
蓋愈貴于道則
能免于道乃惠
施不能以一自
寧散于万物亦
奈之何哉
此段議論非賤
薄惠施亦非借
視自己蓋以已
之游戲神通與
惠施相似恐人
因此波及而目
為空言無實之
學故謂惠施存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為實。而欲以勝入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蚤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文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文其一偏之能
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惠施不能以此自寧。精神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
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為決擇。
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

雄而無術。則莊
叟之所得可知
矣。彼太史公空
語無事實之議
莊叟蓋通觀之
矣。此篇先用皆
原于一古之人
其備乎道德不
一。道術將為天
下裂。教句立定
机局。俯仰哀吟
接手。用其太王
也。逮矣。其行適
至是而止。緊乎
皆嘗有聞者也。
古之博大真人
哉。洗發裂字。抑
揚令吐。後用破

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
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
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
可欲為。亦無可不為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
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
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為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
鉅尹文者。為人太多。自為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
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

其充實不可以
已。直捷言之人
其備乎。以據此
一切。未帶出惠
施一段。正與充
實不可已相友

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
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
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
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爲
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卽方術亦所
不取也。名爲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尙矣。此
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
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叙
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蘇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
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灾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人。至
今齒冷矣。

陸之副墨以二年成。沈之通以二月成。余豈敢望二氏。顧余治莊原由于病。方其劇也。猶不能自言。我病況能言莊乎。右軍之癩。預於盛德。冒鑿之性。理錯著。漢晉春秋。余豈敢比二賢。唯是校正之役。服藤二子焉。依是其所以不日成之。而二子跋獨歸重於余。諸二子謙矣。

秦鼎再識

莊子因卷之六

莊子因跋
林氏莊子因成於康熙中去世未遠其傳於我者未多寒鄉稱難得及得而讀之註又稱未全窮學之士憾焉教授秦君取諸家善說補其未備梓同諸炙嗜

於是各篇之旨蘊乎可掬薰然
可味也其功偉哉余好讀莊子
寢食之久有所得有所疑益服
秦君之卓見云
寬政八年春二月

尾張

伊藤謨識

補義莊子因跋
是歲教授秦士鉉氏所校
莊子因成矣校文大役又
能補其闕者列之上方森
如也夫莊奇絕雖當世宿
學不能無瞪若之嘆今之

所校明如觀火雖復淺膚
者得窺其旨趣可謂盛舉
也茲書一出則奚翅長崎
之東津輕之西賴焉傳諸
海外亦有光云寬政八年
春尾張服部世猷撰

寬政九年春新鐫

滄浪居藏版

寬政九年春新鐫

平安書肆

風月庄左衛門

植村藤左衛門

福知源助

泉本八兵衛

風月孫助

片野東四郎



大坂書林
尾州書坊

尾藩書肆東壁堂藏版目錄

名古屋本町通
七丁目玉屋町

永樂屋東四郎

劉向說苑纂註

關玄洲先生著

全冊

蒙求續貂

恩田危園先生著

全二冊

律數揚推

同右

全冊

重修韻畧

同右

全一冊

補義莊子因

秦澹浪居先生著

全冊

懷寶三重韻

全一冊

今世說

同右

全四冊

掌中三重韻

黃楊殿撰本

全一冊

古詩紀古逸之部

同右

全五冊

懷寶以呂波韻

全一冊

詩韻含英平聲之部

同右

全冊

袖中以呂波韻

橫本近刻

全一冊

同摘註

同右

全三冊

大學參解

鈴木叔清先生著

全一冊

同灰聲之部

同右

全二冊

謝菴遺稿

同右

全一冊

劉向列仙傳

岡田陽園先生著

全冊

夏小正

全一冊

鄭玄註孝經

同右

全冊

四書集註

道春撰

全十冊

常語數

同右

全冊

牧民忠告解

全一冊

畸人詠

同右

全冊

女誠和解

樋口萬山先生著

全一冊

秉穗錄

同右

全冊

宣和集古印史

千秋餘先生撰

全一冊

同二編

同右

全冊

掌中聯語苑

菅國先生著

全一冊

彼此合符

同右

全冊

初學詩材

川内先生著

全二冊

物數小謂

同右

全冊

文字竅

楊州石天基著

全一冊

暢園詠物詩

同右

全冊

日本詠物詩

伊藤先生著撰

全三冊

